

資治通鑑



中華書局

【传世经典 文白对照】

资治通鉴

十二

唐纪

〔宋〕司马光 编撰
沈志华 张宏儒 主编



中华书局

目录

- 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纪九
起戊子(628)九月尽辛卯(631)凡三年有奇 8010
- 卷第一百九十四 唐纪十
起壬辰(632)尽丁酉(637)四月凡五年有奇 8054
- 卷第一百九十五 唐纪十一
起丁酉(637)五月尽庚子(640)凡三年有奇 8098
- 卷第一百九十六 唐纪十二
起辛丑(641)尽癸卯(643)三月凡二年有奇 8140
- 卷第一百九十七 唐纪十三
起癸卯(643)四月尽乙巳(645)五月凡二年有奇 8180
- 卷第一百九十八 唐纪十四
起乙巳(645)六月尽戊申(648)三月凡二年有奇 8220
- 卷第一百九十九 唐纪十五
起戊申(648)四月尽乙卯(655)九月凡七年有奇 8262
- 卷 第 二 百 唐纪十六
起乙卯(655)十月尽壬戌(662)七月凡六年有奇 8308
- 卷 第 二 百 一 唐纪十七
起壬戌(662)八月尽庚午(670)凡八年有奇 8352
- 卷 第 二 百 二 唐纪十八
起辛未(671)尽辛巳(681)凡十一年 8398
- 卷 第 二 百 三 唐纪十九
起壬午(682)尽丙戌(686)凡五年 8444
- 卷 第 二 百 四 唐纪二十
起丁亥(687)尽辛卯(691)凡五年 8488
- 卷 第 二 百 五 唐纪二十一
起壬辰(692)尽丙申(696)凡五年 8530
- 卷 第 二 百 六 唐纪二十二
起丁酉(697)尽庚子(700)六月凡三年有奇 8570
- 卷 第 二 百 七 唐纪二十三
起庚子(700)七月尽乙巳(705)正月凡四年有奇 8612

卷第一百九十三 唐紀九

起戊子(628)九月尽辛卯(631)凡三年有奇

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之中

貞觀二年(戊子,628)

1 九月丙午,初令致仕官在本品之上。

2 上曰：“比見群臣屢上表賀祥瑞，夫家給人足而無瑞，不害為堯、舜；百姓愁怨而多瑞，不害為桀、紂。後魏之世，吏焚連理木，煮白雉而食之，豈足為至治乎！”丁未，詔：“自今大瑞聽表聞，自外諸瑞，申所司而已。”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，合歡如腰鼓，左右稱賀。上曰：“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。瑞在得賢，此何足賀！”命毀其巢，縱鵲於野外。

3 天少雨，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：“往年雖出宮人，竊聞太上皇宮及掖庭宮人，無用者尚多，豈惟虛費衣食，且陰氣郁積，亦足致旱。”上曰：“婦人幽閉深宮，誠為可愍。洒掃之餘，亦何所用！宜皆出之，任求伉儷。”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、給事中涇水杜正倫於掖庭西門簡出之，前後所出三千餘人。

4 己未，突厥寇邊。朝臣或請修古長城，發民乘堡障，上曰：“突厥災異相仍，頡利不惧而修德，暴虐滋甚。骨肉相攻，亡在朝夕。朕方為公掃清沙漠，安用勞民遠修障塞乎！”

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

贞观二年(戊子,公元628年)

1 九月丙午(初三),初次下今年老退休的文武官员在上朝时列于本品现任官之上。

2 太宗说:“近来看见大臣们多次上表章恭贺祥瑞之事,百姓家中富足而没有祥瑞,不影响成为尧、舜;百姓愁苦怨怼,而多有瑞气,不影响成为桀、纣。后魏的时候,官吏焚烧连理树,煮白雉鸡吃,难道连理树、白雉鸡能是盛世的表征吗!”丁未(初四),下诏说:“从今以后大的祥瑞听任上表奏闻,大瑞之外的诸种瑞兆,申报给有关部门即可。”曾有白鹤在皇宫寝殿中的槐树上构巢建窝,合欢交配如腰鼓状,左右的大臣齐声称贺。太宗说:“我常常笑话隋炀帝喜欢祥瑞,得到贤才就是祥瑞,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!”命令毁掉其巢穴,放白鹤到野外。

3 天干早少雨,中书舍人李百药上书说:“往年虽放出过宫女,我私下听说太上皇宫内与掖庭的宫女,深锁宫中的比较多,岂止是白白耗费衣物粮食,而且阴气郁积,也足以造成干旱。”太宗说:“妇人们常年锁在深宫里,实在值得同情。洒扫庭除之外,还有什么用呢!应当全部让她们出宫,听任她们另寻配偶。”于是让尚书左丞戴胄、给事中洹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选择遣返宫女,前后共计三千余人。

4 己未(十六日),突厥兵侵犯边境。大臣中有人请求修复古代的长城,征发百姓利用城堡以巩固边防,太宗说:“突厥天灾人祸不断,颉利可汗并不因此而积德行善,反而更加暴虐。骨肉相残,其亡日不远了。朕正要为您扫清沙漠上的敌人,何必辛劳百姓到远方去修筑城堡要塞呢!”

5 壬申，以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。静在司农，少卿赵元楷善聚敛，静鄙之，对官属大言曰：“隋炀帝奢侈重敛，司农非公不可；今天子节俭爱民，公何所用哉！”元楷大惭。

6 上问王珪曰：“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汉世尚儒术，宰相多用经术士，故风俗淳厚；近世重文轻儒，参以法律，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。”上然之。

7 冬，十月，御史大夫参预朝政安吉襄公杜淹薨。

8 交州都督遂安公寿以贪得罪，上以瀛州刺史卢祖尚才兼文武，廉平公直，征入朝，谕以“交趾久不得人，须卿镇抚”。祖尚拜谢而出，既而悔之，辞以旧疾。上遣杜如晦等谕旨曰：“匹夫犹敦然诺，奈何既许朕而复悔之！”祖尚固辞。戊子，上复引见，谕之，祖尚固执不可。上大怒曰：“我使人不行，何以为政！”命斩于朝堂，寻悔之。他日，与侍臣论“齐文宣帝何如人？”魏徵对曰：“文宣狂暴，然人与之争，事理屈则从之。有前青州长史魏恺使于梁还，除光州长史，不肯行，杨遵彦奏之。文宣怒，召而责之。恺曰：‘臣先任大州，使还，有劳无过，更得小州，此臣所以不行也。’文宣顾谓遵彦曰：‘其言有理，卿赦之。’此其所长也。”上曰：“然。向者卢祖尚虽失人臣之义，朕杀之亦为太暴，由此言之，不如文宣矣！”命复其官荫。

徵状貌不逾中人，而有胆略，善回人主意，每犯颜苦谏，或逢上怒甚，徵神色不移，上亦为霁威。尝谒告上冢，还，言于上曰：“人言陛下欲幸南山，外皆严装已毕，而竟不行，

5 壬申(二十九日),任命前司农卿窦静为夏州都督。窦静在司农寺时,司农少卿赵元楷,颇擅长搜刮民财,窦静鄙视他,曾对属下的官员们大声地说道:“隋炀帝骄奢淫逸、贪渎民财,司农署非得有您不可;现在皇帝自身节俭爱护民众,你又有有什么用呢!”赵元楷听后十分愧疚。

6 太宗问王珪:“近代以来国家政治越来越赶不上古代,为什么呢?”王珪回答道:“汉代崇尚儒术,宰相多用通经的儒士,所以风俗淳厚;近代以来重文艺而轻儒术,又辅以法律,这便是治世化民之道所以日益衰微的原因。”太宗颇以为然。

7 冬季,十月,御史大夫、参预朝政、安吉襄公杜淹去世。

8 交州都督、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。太宗认为瀛州刺史卢祖尚文武全才,廉洁奉公,便征召他入朝,命令道:“交趾郡很久没有得力人选,需要你前去镇抚。”卢祖尚拜谢出朝,不久又后悔,以旧病复发相辞。太宗让杜如晦对他传旨道:“一般的人尚能够重然诺守信用,你为什么已答允了朕而又后悔呢!”卢祖尚执意辞退。戊子(二十五日),太宗再次召见他,晓以道理,卢祖尚仍固执己见,拒不从命。太宗大怒道:“我不能对人发号施令,又如何治理国家呢!”下令将卢祖尚斩于朝堂之上,不久又后悔。过了几日,与大臣议论:“齐文宣帝是怎么样一个人?”魏徵答道:“齐文宣帝猖狂暴躁,然而人与人与他争论时,遇到理屈词穷时能够听从对方的意见。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,拜为光州长史,不肯赴任,丞相杨遵彦奏与文宣帝。文宣帝大怒,召入宫中,大加责备。魏恺说:‘我先前任大州的长史,出使归来,有功劳没有过失,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,所以我不愿意成行。’齐文宣帝回头对杨遵彦说:‘他讲得有道理,你就宽赦他吧。’这是齐文宣帝的长处。”太宗说:“有道理。先前卢祖尚虽然缺少做大臣的道义,朕杀了他也过于粗暴,如此说来,还不如齐文宣帝!”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。

魏徵相貌平平,但是很有胆略,善于挽回皇帝的主意,常常犯颜直谏,有时碰上太宗非常恼怒的时候,他面不改色,太宗的神威也为之收敛。他曾经告假去祭扫祖墓,回来后,对太宗说:“人们都说陛下要临幸南山,外面都已严阵以待、整装完毕,而您最后又没去,

何也？”上笑曰：“初实有此心，畏卿嗔，故中辍耳。”上尝得佳鹞，自臂之，望见徵来，匿怀中。徵奏事固久不已，鹞竟死怀中。

9 十一月辛酉，上祀圜丘。

10 十二月壬午，以黄门侍郎王珪为守侍中。上尝闲居，与珪语，有美人侍侧，上指示珪曰：“此庐江王瑗之姬也，瑗杀其夫而纳之。”珪避席曰：“陛下以庐江纳之为是邪，非邪？”上曰：“杀人而取其妻，卿何问是非！”对曰：“昔齐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，由善善而不能用，然弃其所言之人，管仲以为无异于郭公。今此美人尚在左右，臣以为圣心是之也。”上悦，即出之，还其亲族。

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，不称旨，上责之。温彦博、王珪谏曰：“孝孙雅士，今乃使之教宫人，又从而谴之，臣窃以为不可。”上怒曰：“朕置卿等于腹心，当竭忠直以事我，乃附下罔上，为孝孙游说邪！”彦博拜谢。珪不拜，曰：“陛下责臣以忠直，今臣所言岂私曲邪！此乃陛下负臣，非臣负陛下！”上默然而罢。明日，上谓房玄龄曰：“自古帝王纳谏诚难，朕昨责温彦博、王珪，至今悔之。公等勿为此不尽言也。”

11 上曰：“为朕养民者，唯在都督、刺史，朕常疏其名于屏风，坐卧观之，得其在官善恶之迹，皆注于名下，以备黜陟。县令尤为亲民，不可不择。”乃命内外五品已上，各举堪为县令者，以名闻。

不知为什么？”太宗笑着说：“起初确实有这个打算，害怕你又来嗔怪，所以中途停止了。”太宗曾得到一只好鸛鷹，将它置于臂膀上，远远望见魏徵走过来，便藏在怀里。魏徵站在那里上奏朝政大事，很久不停下来，鸛鷹最后竟死在太宗的怀里。

9 十一月辛酉(十九日)，太宗在圜丘祭祀。

10 十二月壬午(初十)，任命黄门侍郎王珪为守侍中。太宗曾闲居无事，与王珪交谈，有一个美女子在旁侍候，太宗指给王珪说：“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妾，李瑗杀了她的丈夫而收纳她。”王珪离开座位说道：“陛下认为庐江王纳她为妾是对还是不对？”太宗说：“杀了人而娶他妻子为妾，你怎么还要问对错呢！”王珪答道：“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灭亡的原因，在于喜好良言而不能采用，而桓公本人弃置进良言的人，管仲认为这与郭公没什么两样。现在这个美女子还在您身边，我认为陛下是认为庐江王做得对。”太宗听了非常高兴，即刻将此女子放出宫去，让她回到自己父母身边。

太宗让太常寺少卿祖孝孙教授宫女们音乐，不称太宗的心意，太宗责怪他。温彦博、王珪劝谏道：“孝孙乃高雅之士，却让他去教宫女们，进而又谴责他，我们觉得不该如此。”太宗大怒道：“朕将你们视为心腹，应当竭尽忠心正直来为我服务，现在却附和下面欺罔君上，难道是为孝孙说情吗！”温彦博行礼谢罪。王珪不行礼，说：“陛下责令我尽忠效诚，现在我所说的话难道有私情吗！这便是陛下有负于我，并不是我有负于陛下！”太宗沉默良久才作罢。次日，太宗对房玄龄说：“自古以来帝王虚心纳谏的确很难，朕昨天责备温彦博和王珪，到现在还在后悔。你们不要因此事而不能畅所欲言。”

11 太宗说：“为朕养护百姓的，唯有都督、刺史，朕常常将他们的名字书写在屏风上，坐卧都留心观看，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，均注于他们的名下，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。县令尤其与百姓亲近，不可不慎加选择。”于是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，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，呈报他们的姓名。

12 上曰：“比有奴告其主反者，此弊事。夫谋反不能独为，必与人共之，何患不发，何必使奴告邪！自今有奴告主者，皆勿受，仍斩之。”

13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，伯父自立，是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。国人不服，弩矢毕部推泥孰莫贺设为可汗，泥孰不可。统叶护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贺咄之祸，亡在康居，泥孰迎而立之，是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，与莫贺咄相攻，连兵不息，俱遣使来请婚。上不许，曰：“汝国方乱，君臣未定，何得言婚！”且谕以各守部分，勿复相攻。于是西域诸国及敕勒先役属西突厥者皆叛之。

14 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，共推其俟斤夷男为可汗，夷男不敢当。上方图颉利，遣游击将军乔师望间道赍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，赐以鼓纛。夷男大喜，遣使人贡，建牙于大漠之郁督军山下，东至靺鞨，西至西突厥，南接沙碛，北至俱伦水，回纥、拔野古、阿跌、同罗、仆骨、霫诸部皆属焉。

三年(己丑,629)

1 春，正月戊午，上祀太庙。癸亥，耕藉于东郊。

2 沙门法雅坐妖言诛。司空裴寂尝闻其言，辛未，寂坐免官，遣还乡里。寂请留京师，上数之曰：“计公勋庸，安得至此！直以恩泽为群臣第一。武德之际，货赂公行，纪纲紊乱，皆公之由也，但以故旧不忍尽法。得归守坟墓，幸已多矣！”寂遂归蒲州。未几，又坐狂人信行言寂有天命，寂不以闻，当死，流静州。会山羌作乱，或言劫寂为主。上曰：“寂当死，我生之，必不然也。”俄闻寂率家僮破贼。上思其佐命之功，征入朝，会卒。

12 太宗说：“近有奴婢告其主子谋反的，这是个弊端。谋反不是一个人干的事，必然有其同伙，还担心事情不会暴露吗？何必让其奴婢告发呢！从今以后有奴婢告其主子的，均不受理，仍行处斩。”

13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其伯父杀死，其伯父自立为首领，这就是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。国人不服，弩矢毕部推举泥孰莫贺设为可汗，泥孰不应允。统叶护的儿子啞力特勒为躲避莫贺咄的祸乱，逃到了康居，泥孰迎回他立为首领，这便是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，与莫贺咄相攻伐，争斗不息，都派使臣请求与唐朝通婚。太宗不应允，说：“你们的国家刚发生内部争斗，君臣尚未确定，怎么能谈得上求婚呢？”而且传谕各部保持稳定，不要再相攻伐。于是西域各国和先前依附西突厥的敕勒均叛离。

14 突厥北面的各部族大多叛离颉利可汗归附薛延陀，共同推举薛延陀的俟斤夷男为可汗，夷男不敢担当此任。太宗正欲图谋突厥颉利可汗，便派游击将军乔师望择小道带着册书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，并赐给鼓和大旗。夷男十分高兴，派使臣进献贡品，建牙帐于大漠中郁督军山下，东至靺鞨，西到西突厥，南接沙漠，北临俱伦水；回纥、拔野古、阿跌、同罗、仆骨、雷各部均为其附属。

三年(己丑，公元629年)

1 春季，正月戊午(十六日)，太宗祭祀于太庙。癸亥(二十一日)，在东郊行耕田礼。

2 和尚法雅以妖言惑众被处死。司空裴寂曾听过他的言论，辛未(二十九日)，裴寂也因此事被免职，勒令遣送回老家。裴寂请求留在长安，太宗数落他说：“你的功劳平庸，怎么能达到今天这个地步！还不是因高祖皇帝恩泽才使你列居群臣第一。武德年间，贪污受贿风气盛行，朝廷政纲混乱，均与你有关，只是因为你是开国老臣，所以不忍心完全依法令处置。能够回家守着坟墓，已经足够幸运的了！”裴寂于是回到老家蒲州。不久，有一个狂人信行称裴寂面有天相，裴寂并没上报朝廷，依法令当处死；太宗将其流放到静州。正赶上当地的山羌族叛乱，有人说叛军劫持裴寂为其首领。太宗说：“裴寂依罪当处死，我留给他生路，他肯定不会走这条路。”不久听说裴寂率领僮仆家丁打败叛军。太宗考虑他有佐命之功，征召他入进朝，裴寂恰好死去。

3 二月戊寅，以房玄龄为左仆射，杜如晦为右仆射，以尚书右丞魏徵守秘书监，参预朝政。

4 三月己酉，上录系囚。有刘恭者，颈有“胜”文，自云“当胜天下”，坐是系狱。上曰：“若天将兴之，非朕所能除；若无天命，‘胜’文何为！”乃释之。

5 丁巳，上谓房玄龄、杜如晦曰：“公为仆射，当广求贤人，随才授任，此宰相之职也。比闻听受辞讼，日不暇给，安能助朕求贤乎！”因敕“尚书细务属左右丞，唯大事应奏者，乃关仆射”。

玄龄明达政事，辅以文学，夙夜尽心，惟恐一物失所。用法宽平，闻人有善，若己有之，不求备取人，不以己长格物。与杜如晦引拔士类，常如不及。至于台阁规模，皆二人所定。上每与玄龄谋事，必曰：“非如晦不能决。”及如晦至，卒用玄龄之策。盖元龄善谋，如晦能断故也。二人深相得，同心徇国，故唐世称贤相，推房、杜焉。玄龄虽蒙宠待，或以事被遣，辄累日诣朝堂，稽颡请罪，恐惧若无所容。

玄龄监修国史，上语之曰：“比见《汉书》载《子虚》、《上林赋》，浮华无用。其上书论事，词理切直者，朕从与不从，皆当载之。”

6 夏，四月乙亥，上皇徙居弘义宫，更名大安宫。上始御太极殿，谓群臣曰：“中书、门下，机要之司，诏敕有不便者，皆应论执。比来唯睹顺从，不闻违异。若但行文书，则谁不可为，何必择才也！”房玄龄等皆顿首谢。

故事：凡军国大事，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，杂署其名，谓之五花判事。中书侍郎、中书令省审之，给事中、黄门侍郎驳正之。上始申明旧制，由是鲜有败事。

3 二月戊寅(初六),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,杜如晦为右仆射,尚书右丞魏徵为秘书监,参预朝政。

4 三月己酉(初八),太宗考察、记录囚犯的罪过。有个囚犯刘恭,脖颈上刻有“胜”字,自称“定当取胜于天下”,因此入狱。太宗说:“假如上天将要使他兴起,不是朕所能除掉的;如没有天命照应,刻有‘胜’文又有何用!”于是释放刘恭。

5 丁巳(十六日),太宗对房玄龄、杜如晦说:“你们身为仆射,应当广求天下贤才,因才授官,这是宰相的职责。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辞讼案情,目不暇接,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!”因此下令:“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,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,才由左右仆射处理。”

房玄龄通晓政务,又有文才,昼夜操劳,惟恐偶有差池。运用法令宽和平正,听到别人的长处,便如同自己所有,待人不求全责备,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。与杜如晦提拔后进,不遗余力。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,均系二人所定。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,一定要说:“非杜如晦不能敲定。”等到杜如晦来,最后还是采用房玄龄的建议。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略,杜如晦长于决断。二人深相投合,同心为国出力,所以唐朝称为贤相者,首推房、杜二人。房玄龄虽然多蒙太宗宠爱,有时因某事受谴责,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,磕头请罪,恐惧得好像无地自容。

房玄龄监修本朝国史,太宗对他说:“近来翻看《汉书》载有《子虚赋》、《上林赋》,均华而不实。凡有上书议论国事,词理直切的,朕从与不从,均当载入国史。”

6 夏季,四月乙亥(初四),太上皇李渊迁居弘义宫,改弘义宫为大安宫。太宗开始到太极殿听政,对群臣说:“中书、门下省,都是机要的部门,诏敕文书有不当之处,均应议论提出意见。近来唯见顺从旨意,听不见相反意见。如果只是过往文书,那么谁不能干呢,何必又要慎择人才呢!”房玄龄等人均磕头谢罪。

按以前的惯例:诏书凡涉及军国大事,则让中书舍人各执所见,大家分别署名,称之为五花判事。中书侍郎、中书令加以审核,给事中、黄门侍郎予以驳正。太宗开始申明旧的规制,于是很少有错误。

7 荏平人马周，客游长安，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。六月壬午，以旱，诏文武官极言得失。何武人不学，不知所言，周代之陈便宜二十馀条。上怪其能，以问何，对曰：“此非臣所能，家客马周为臣具草耳。”上即召之；未至，遣使督促者数辈。及谒见，与语，甚悦，令直门下省，寻除监察御史，奉使称旨。上以常何为知人，赐绢三百匹。

8 秋，八月己巳朔，日有食之。

9 丙子，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统特勒入贡，上赐以宝刀及宝鞭，谓曰：“卿所部有大罪者斩之，小罪者鞭之。”夷男甚喜。突厥颉利可汗大惧，始遣使称臣，请尚公主，修婚礼。

代州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可取之状，以为“颉利纵欲逞暴，诛忠良，昵奸佞，一也；薛延陀等诸部皆叛，二也；突利、拓设、欲谷设皆得罪，无所自容，三也；塞北霜早，糗粮乏绝，四也；颉利疏其族类，亲委诸胡，胡人反覆，大军一临，必生内变，五也；华人入北，其众甚多，比闻所在啸聚，保据山险，大军出塞，自然响应，六也。”上以颉利可汗既请和亲，复援梁师都，丁亥，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之，以张公谨为副。

九月丙午，突厥俟斤九人帅三千骑来降。戊午，拔野古、仆骨、同罗、奚酋长并帅众来降。

10 冬，十一月辛丑，突厥寇河西，肃州刺史公孙武达、甘州刺史成仁重与战，破之，捕虏千馀口。

11 上遣使至凉州，都督李大亮有佳鹰，使者讽大亮使献之，大亮密表曰：“陛下久绝畋游而使者求鹰。若陛下之意，深乖昔旨；如其自擅，乃是使非其人。”癸卯，上谓侍臣曰：“李大亮可谓忠直。”手诏褒美，赐以胡瓶及荀悦《汉纪》。

7 荏平人马周，游历来到长安，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。六月壬午(十二日)，天下大旱，诏令文武百官畅言得失。常何乃一介武夫，不学无术，不知道说什么，马周便代他上呈建议二十多条。太宗惊奇常何的能力，便问常何，常何答道：“这不是我能写的，而是我的客人马周代我起草的。”太宗立刻召见马周，没有来，又派人催促了几次。马周到宫中谒见太宗，太宗与他谈论，十分高兴，令其暂在门下省做事，不久又任命为监察御史，奉使出巡很合旨意。太宗认为常何知人善任，赐给绢帛三百匹。

8 秋季，八月己巳朔(初一)，出现日食。

9 丙子(初八)，薛延陀毗伽可汗派其弟弟统特勒进献贡品，太宗赐给宝刀与宝鞭，对他说：“你统属的部族犯下大罪的用刀斩决，小罪的用鞭抽打。”夷男非常高兴。突厥颉利可汗大为惊慌，开始派使者称臣，请求迎娶公主，修女婿礼节。

代州都督张公谨上奏称可取突厥而代之，原因有六：“颉利可汗奢华残暴，诛杀忠良，亲近奸佞之人，是其一；薛延陀等各部落均已叛离，是其二；突利、拓设、欲谷设均得罪颉利，无地自容，是其三；塞北地区经历霜冻干旱，粮食匮乏，是其四；颉利疏离其族人，委重任于胡人，胡人反复无常，大唐帝国军队一到，必然内部纷乱，是其五；汉人早年到北方避乱，至此时人数较多，近来听说他们聚众武装，占据险要之地，大军出塞，自然内部响应，是其六。”太宗认为颉利可汗既然想与唐朝和亲，又出兵援助大唐的敌人梁师都，丁亥(十九日)，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，张公谨为副总管，率兵讨伐突厥。

九月丙午(初九)，突厥九位俟斤率三千骑兵投降唐朝。戊午(二十一日)，拔野古、仆骨、同罗、奚族首领率众投降唐朝。

10 冬季，十一月辛丑(初四)，突厥兵侵犯河西地区，肃州刺史公孙武达、甘州刺史成仁重与之发生激战，大败突厥兵，俘虏一千多人。

11 太宗派使节到凉州，都督李大亮有一只很好的鹰，使者暗示李大亮将鹰进呈给皇上，李大亮给太宗上密表说：“陛下一直拒绝畋猎而使节却为您要鹰。假如这是陛下的意思，则深与过去的主张相背离；如果是使节自作主张，便是用人不当。”癸卯(初六)，太宗对大臣说：“李大亮称得上忠诚正直。”亲书诏令加以褒奖，赐给自用的胡瓶一只及荀悦《汉纪》一部。

12 庚申，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，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，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，众合十馀万，皆受李靖节度，分道出击突厥。

乙丑，任城王道宗击突厥于灵州，破之。

十二月戊辰，突利可汗入朝，上谓侍臣曰：“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，称臣于突厥，朕常痛心。今单于稽颡，庶几可雪前耻。”

壬午，靺鞨遣使人贡，上曰：“靺鞨远来，盖突厥已服之故也。昔人谓御戎无上策，朕今治安中国，而四夷自服，岂非上策乎！”

13 癸未，右仆射杜如晦以疾逊位，上许之。

14 乙酉，上问给事中孔颖达曰：“《论语》：‘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。’何谓也？”颖达具释其义以对，且曰：“非独匹夫如是，帝王亦然。帝王内蕴神明，外当玄默，故《易》称‘以蒙养正，以明夷莅众’。若位居尊极，炫耀聪明，以才陵人，饰非拒谏，则下情不通，取亡之道也。”上深善其言。

15 庚寅，突厥郁射设帅所部来降。

16 闰月丁未，东谢酋长谢元深、南谢酋长谢强来朝。诸谢皆南蛮别种，在黔州之西。诏以东谢为应州、南谢为庄州，隶黔州都督。

是时远方诸国来朝贡者甚众，服装诡异，中书侍郎颜师古请图写以示后，作《王会图》，从之。

12 庚申(二十三日),任命兼任并州都督的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,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,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,灵州大都督薛万徹为畅武道行军总管,合兵力十餘万,均受李靖节度,分兵进攻突厥。

乙丑(二十八日),任城王李道宗在灵州击败突厥兵。

十二月戊辰(初二),突利可汗到唐朝请罪,太宗对大臣们说:“以前太上皇为了百姓的利益,忍辱向突厥称臣,朕常为此事感到痛心。现在突厥首领向我磕头,这多少可以雪洗以前的耻辱。”

壬午(十六日),靺鞨派使节到长安进献贡物,太宗说:“靺鞨远道而来,是因为突厥已归服的缘故。从前东汉人称抗御北方戎族没有上策,朕现在使中原安定,四方夷族归服,难道不是上策吗!”

13 癸未(十七日),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因病请求离职,太宗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14 乙酉(十九日),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:“《论语》说:‘有能力的人向无能力的人请教,知识丰富的人向知识匮乏的人请教;有学问像没学问一样,满腹知识像空无所有一样。’如何解释?”孔颖达完满地解释其本义,且说:“非独一般人如此,帝王也当如此。帝王内心蕴含如神之明,但外表却当沉静无为,所以《易经》说‘以外表蒙昧来修养贞正之德,用藏智于内的办法来治理民众’。假如身居至高无上的地位,炫耀自己的聪明,依恃才气盛气凌人,掩饰错误,拒绝纳谏,那么就造成下情无法上达,这是自取灭亡之道。”太宗十分赞许他的话。

15 庚寅(二十四日),突厥郁射设率领所部投降唐朝。

16 闰十二月丁未(十一日),东谢部落首领谢元深、南谢首领谢强前来归附唐朝。诸谢部族均是南蛮一支,聚居在黔州西部地区。唐朝廷下令改东谢所在地为应州,南谢所在地为庄州,均隶属于黔州都督。

当时远方周边各国均向唐朝进献贡品,到长安的人较多,服装怪异,中书侍郎颜师古请求绘制《王会图》,绘下每个民族及其服饰以传示给后人,太宗应允。